

唯有奋斗 不负青春

□纪秉鑫

从“风雨如磐暗故园”的年代一路走来,投笔从戎、为国捐躯的学子,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战士,走南闯北、摸爬滚打的创业者……一代代青年正用奋斗的画笔在华夏大地上描绘着气势磅礴的时代画卷。“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由此看来,唯有奋斗,不负青春。

“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跟随着李大钊先生,回到1919年,那个梦想起航的觉醒年代,让我们一起细数激情燃烧的青葱岁月,倾听砥砺奋进的负重足音。

一战结束,英、法、美等战胜国

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面对日本的强硬态度,他们选择用牺牲中国的权益换取自己在远东的利益,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交给日本。北洋军阀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准备在合约上签字,消息很快传到国内。“山河破碎风飘絮”,那时的中国早已摇摇欲坠。5月3日,热血沸腾的爱国学子会聚北大,振臂高呼,谢绍敏当场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还我青岛”4个大字,三千青年洒泪京都。5月4日下午,一场震惊中外、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大游行正式拉开帷幕。他们在《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写道: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面对北洋军阀镇压的刀枪,他们

从未惧怕。从“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到“天安门广场表决心”“火烧赵家楼”,再到中国代表最终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青年一代用奋斗的热血和青春劈开了旧中国如磐的黑暗,为中国历史深深地打上了觉醒的烙印,让世界目睹了一群青年人的英勇无畏和一个国家的新生。

时代在变,不变的是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五四精神”,这种精神在神州大地上熠熠生辉,照耀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志士。这不仅仅是当时学生们的无畏精神,更是我们不断追寻的时代情怀。“雀儿山上流动的绿,生命禁区前行的旗”——信达天下的“雪线邮路”使者其美多吉;宁让生命透支,不让使命欠账的“鸿雁天路”投递员葛军;三十年如一日,换肝坚守,为“国家名片”增光添彩的集邮文化传播使者马建红;忘我排雷、舍身救人的时代楷模

杜富国;脱贫攻坚战场上留下最美韶华的第一书记黄文秀;四天三夜骑自行车回抗疫一线的逆行护士甘如意;用生命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00后”烈士陈祥榕。百年奋斗路,无数有志之士在路上释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梦想,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向世界宣示着华夏儿女吾辈当自强的豪言壮志。

拳拳之心,愿归来仍是少年。“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正如李大钊先生所言,青春不只是年华,更是一种状态。

五四风雷激荡百年,青春中国风华正茂,身处新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恰逢其时、重任在肩。手握历史的接力棒,我们当“扬鞭跃马无止境,历尽千帆仍少年”,将“爱国”“爱党”镌刻心间,立鸿鹄志,做奋斗者,以吾辈之青春,护卫盛世之中华!



奔腾年代

□刘立明 摄

雨

□李无我

我从小就喜欢雨,个中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就因为童年时一对“风调雨顺年成好,家兴业旺国运昌”的春联。那时,我尚不懂事,跟父母在家乡生活。记得刚读小学那年,过年前父亲在家门口贴了这么一对红火喜庆的春联。尽管当时不能完全理解“风调雨顺”的意思,但我觉得“风调雨顺”一定很美好,是父母非常向往的一件事。那是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回乡耕田劳作的父母自然希望风调雨顺,这样生产队就能有一个好的收成,父老乡亲也就可以少挨饿、少受苦。

从此,我很喜欢下雨。在家乡小山村,曾经留下我和小伙伴们许多雨

中嬉戏的快乐。1974年春天,父母因落实政策恢复了公职,我们一家子又回到未阳城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时候,雨在父母眼里的重要性明显比不上在农村老家那时了。而此时的我依然十分喜欢雨,时常与同学们在放学途中冒雨追逐打闹,淋得全身通透,回到家中常常遭到父母的责骂。

1986年夏天,从部队退伍的我被分配到未阳市伍家村邮电支局当起了乡邮员,开始了“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的职业生涯。说实话,乡邮岁月里,雨经常给我的投递工作带来不便,但我此时依旧喜欢雨,因为我一直坚信,雨是上天对大地最美的眷顾。我常想,如果没有雨,何来风调雨顺呢?没有雨水,何来万物生长呢?为了报

刊、邮件不被雨水淋湿,我会事先做好必要的准备,除带好雨伞或雨衣外,我还会用报纸将报刊、邮件裹得严严实实。每当我冒雨将完好无损的报刊、邮件送到客户手中时,他们都会报以微笑并表示感谢,而此时此刻我都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职业的自豪感。

现实生活中,不管你是否喜欢雨,一年四季中该下的雨还是会下,不会因为你的喜欢与否而有任何改变。春天是雨的季节,淅淅沥沥的春雨颇有诗情画意。在我的眼里,南方三月的烟雨像雾像雨又像风,能给人无穷无尽的遐想。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文人墨客沉醉在雨的世界里,诗兴大发,留下了“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夜

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等无数脍炙人口的诗句。雨,不但有意境,而且可以宣泄情感。有时候,我甚至想,人如果失落时能够痛痛快快地淋一场雨,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今年的夏天,雁城衡阳是“雨一直下”,我和千千万万的衡阳人一样,经历了极为漫长的雨季。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马拉松”似的雨,严重影响了衡阳人的出行和生活,也打乱了衡阳人的工作节奏,更给无数衡阳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很多人都因为忍受不了这样的雨而埋怨,但我倒是暗自庆幸,觉得这样特别漫长的雨季都让自己遇上了,真的算是一种幸运。

雨,是上苍给大地和人类的馈赠,我为何要不喜欢它呢!

旺季之夜

□胡阳华

立冬刚过,夜间温度明显下降。夜幕降临,街市的霓虹灯悄然照亮了邮政大楼,多种色彩的光亮淘气地与揽投部的灯光交相辉映,越发让人兴奋起来。这里的揽投部与别的揽投部没有什么两样,都是那么忙碌。大家虽然衣服穿得单薄,却还把衣袖挽起来干活,在明亮灯光下露出手臂肌肉的线条。

“今天下午300多件货呢!不得了!现在,包裹与日俱进了。”平时走路就像旋风般的揽投员王建平一边扫描着包裹,一边高兴地说道。

这天是“双11”的第二天,包裹进出的数量像登阶梯般上升。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平时手脚缓慢的老陈今天也利索起来。看,一大车包裹一下子快

要见底了。他一边清理包裹,一边快活地哼着歌曲。

“老陈,这么高兴啊,碰到啥美事了吧?”

“别乱说!现在‘双11’包裹多,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了,唱歌缓解一下压力。”

也许是为了缓解沉闷的气氛,其他揽投员也忙里偷闲各抒己见起来。

“你以为是缓解压力那么简单啊。我告诉你,今天工会给我们发了八宝粥、方便面,好几件呢!有吃的,肚子不饿,你看高兴不高兴?”阿庆说。

“不是这样。阿庆,发食品不假。昨天,我发现他和一女同志蛮亲近呢!哈哈哈。”小王打趣道。

“小王,你说怪话,那是客户,客户!我告诉她包裹外包装有点破,如果发现重量不对或里面有损坏,可以

来找我。她说不要紧,里面就是一些大蒜……”老陈“洗白”自己。

还没等老陈说完,这边又接上话头:“狡辩,狡辩。”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哎哟,你们可好,还有方便面、八宝粥,我们城投乡邮员虽说普普通通,但是,天天也在送包裹。‘双11’来了,也要大车大车送货呢。”城投乡邮员唐水平用手拭于额头上大颗的汗珠,笑着说,“我们同样要揽收包裹,还要送报刊,光包裹的数量也不亚于你们揽投专业。”

“唐师傅,不要灰心,方便面、八宝粥就是一种形式,你饿的时候可以到我们这里吃啊,没关系!都是一家人嘛。”“对对对,一家人。”说完,大家又是一阵欢笑。

揽投员们陆续开着满载包裹的电动三轮车出去投递,加个夜班。唯

有一辆两轮电动车还在一旁载货,仔细探寻,才知道那是揽投员秦慧的爱人,他在公安局上班,下班了就骑着电动车过来支援妻子。

“‘双11’包裹多,早上300多件,下午又是300多件,也就是说一天有600多件,我送一个少一个。家里的孩子有父母带着,这两天,我两口子只能在床边看着熟睡的孩子。”秦慧开着满载的三轮车就要出发了。

她爱人骑着电动车跟着她。“已经下午6点了,这一车要送完吗?”

她笑着说:“要送完呢,明天或许还会多呢,也不知道。”

“那这一车要送几个小时?”

“如果没有老公你来帮忙,可能要5个小时。现在你来帮忙了,4个小时应该没问题。”

一阵寒风吹来,银杏树颤抖了几下。路上行人越来越少……

□马智勇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与世长辞,前来吊唁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在灵堂前有一位专门负责登记花圈、挽联的年轻女士,她就是当时只有23岁的左翼作家草明。若干年后,草明成为中国现代、当代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代表性作家。她于1948年完成著名的中篇小说《原动力》,20世纪50年代写出长篇小说《火车头》《乘风破浪》,表现了新中国的工业新貌。

在如今火爆的信札收藏热中,作家、学者等文人雅士的信札更是令人青睐。草明因长期工作和生活 在东北及北京,所以,留在甘肃的书信并不多。

但是,甘肃省邮政老职工、原兰州市政协委员刘国良却收藏有一封当年草明寄给他的信札,因此,这封信显得格外珍贵。而且,刘国良的笔名——草原,也与草明关系极大。

草明原名吴绂文,广东顺德人。在广州读中学时,她就接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1932年,她开始文学创作,参与著名作家欧阳山创办的进步刊物《广州文艺》的编辑工作。她以细腻、委婉的文笔写下较多表现劳动妇女与命运抗争的作品。后在上海参加了“左联”,并结识鲁迅先生。有一次,在与鲁迅吃完饭,她递给鲁迅一支牙签,鲁迅却摆摆手说:“我不需要,全是假牙。也许敌人以为我老掉牙了,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后来,草明与欧阳山结婚,并于1941年奔赴延安,有幸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主席指出的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应走向广大群众的教诲。解放战争时期,她去了东北做接收工作。在新成立的东北邮电管理总局,草明负责人事、党团工会工作,同时担任东北作家协会主席。在东北邮电管理总局工作期间,她到各地深入生活,潜心创作。根据邮工们的工作和生活,她创作了小说《新夫妇》,后编入她的小说集。

1953年底,时年21岁的刘国良刚在甘肃邮政参加工作不久,酷爱读书的他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草明写的长篇小说《火车头》,这部作品深深地吸引了刘国良,而且,巧合的是书中主人公也叫“刘国良”,于是,他就拿起笔给草明写了一封信,就有关文学创作方面的困惑向她提出了几个问题。为能保证草明收到这一信件,刘国良将这封信以挂号信寄出。当这封充满崇敬与期盼的书信从祖国的西北飞往东北后,刘国良翘首企盼的心情也就随信寄出。非常幸运,不久,草明就写来了回信。

此后,他们又多次通信,后由于多种原因,才中断了通信联系。

时光荏苒,岁月悠悠。无论形势怎样变化,刘国良一直珍藏着这封信。他们这一时期的书信往来,对刘国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深深地被作家草明待人诚恳、处事谦虚的品格所感动,更对草明的文学创作成就敬佩不已。他也渐渐爱上了文学写作,经常发表文章。

刘国良在中学读书时,十分崇敬我国古代文学家屈原,非常喜爱他创作的《楚辞》。现在,他又与草明建立了邮缘,于是,他就取草明、屈原二人名字中的一字,组成了自己的笔名“草原”,后来,他用“草原”这一笔名写下了大量的文章。

那年的军营

□雁冰

1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对那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也更加想念我那遥远的军营。每到中秋月圆时,望着天空中一轮满月,脉脉柔情似水,总是那么皎洁超然,如飘着诗意的梦幻融入夜空,仿佛自己就是那一弯月,静静地镶嵌在繁星点点的苍穹,内心情感化作清辉缓缓流淌……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无法忘记在部队时的第一个中秋节,那时年轻,啥都不想,就一个单纯的念头,想家。自古以来,故土难离,可为了生存和发展,人们背井离乡、天各一方,不得不思念故土、思念亲人、思念友人,尤其在每个节日,这份思念如潮水如期而至。

那年参加完特种部队载波专业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64连还不到一个月,我长了颗智齿,因为长得有点歪,造成疼痛发炎。中秋节这天,我决定进城拔牙。我们连队在一座山上,距县城近10公里。一早,我向排长请了假,就步行下山,找了家私人诊所,要求拔去那颗纠缠我好久的病牙。医生给打了麻药,然后进行手术,谁知10多分钟过后,牙还没有拔出来。最后,医生是硬生生地把牙龈的肉给削下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颗牙给弄了下来——因为麻醉药已散去,那个痛让我终生难忘。回连队时,已是中午时分,我半边脸都肿了起来,加上正午的太阳很晒,我头疼欲裂。就在我步履蹒跚地行走在回连队的路上时,一辆吉普车停在我身边,车窗摇下,露出连长那和蔼可亲的笑脸。“上车吧!找了你半晌了。”原来,连长10点多钟进城办事,得知我已进城拔牙,所以,在城里转了好几个来回寻找我,为的是捎我一程。我的眼眶顿时湿润了。

回到连队后,我一口饭也吃不下。牙痛得我连喝水的力气也没有了,躺在床上,只是想家。晚上,班长见我 没有去食堂吃饭,便帮我把饭菜送到房间。中秋节加餐,中午就已经没吃饭的我,这时肚子的是有点饿了,丰盛的晚餐勾起了我的食欲,然而我只吃了一口,牙就痛得我真以下咽。见我如此难受,班长把饭菜端走了。不一会儿,司务长端来了一碗馄饨。这可是战友们为我特意做的面食。连长、指导员也来到我房中探望,在大家的关切中,我含泪吃下这一生中最好吃的馄饨。这碗馄饨,饱含了战友们的浓浓关爱。

没有想到在部队的第一个中秋节是如此的温暖,64连是我感受战友之情最深、最直接的地方。这是我军旅生涯的第一个中秋节,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和难忘的印象。两个多月后,我被调到军区司令部工作。

远离军营的日子,思念在发芽,那些尘封已久的记忆,在这样一个气温和土壤都比较适宜的季节,破土而出,纷纷鲜活起来。

感恩部队对我的培养,感谢战友们对我的帮助。念兹在兹,颇感珍贵,一种浓郁的温情总是欲把这最美好的时刻呼唤和挽留。



飞流直下

□赵亭 摄